致乾媽～留言

◎何其真

親愛的史師母，我摯愛的乾媽：

您已安返天家，在父神懷中享受永遠的安息，與主耶穌、史牧師及眾聖徒相聚在一起，這是我理性所完全明白和接受的事實；但在感情上，您與我彷彿仍只是一個電話的距離(a phone call away)而已。我清晰地聽見：「對不起！我不能來接聽你的電話，請留言罷；傳真亦可以，謝謝！」您能聽見我的留言嗎？您會給我覆電嗎？

我很想念您！非常的想念妳！曾與您在一起的日子，又一幕一幕展現眼前，您單獨對我講過的說話也在耳際縈繞，任何紫色的東西都觸動我對您的想念，任何盛開燦爛奪目的紫色花都提醒我為您燦爛的人生獻上讚美和感恩！

自從一九七一年夏天某週末，在中宣會十樓牧師住宅客廳中首次見到您真人的風采，從前在《青年良友》認識的滌然姐姐，直到永遠您都會是我所敬愛和仰慕的人，您是神賜下在我生命成長中，各方面扶持和鼓勵我的屬靈母親和朋友，您聆聽、您輔導、您代禱、您樂於分享和分擔，與您交談，我不用懼怕表露真我，更不用隱瞞自己的軟弱和幽暗面，您的智慧和您的human-ness(性情中人)讓我得到啟迪和釋然。但願您知道我會記得您的教導和訓誨，我永遠感激您！

那本您替世禮寫序的中文書《為誰辛苦為誰忙》終於三月十二日出版了！遺憾的是您看不見它，不能與我們分嘗那份成就的光榮，興奮與雀躍……，每次翻到^滌然序^那一頁，淚水就是流個不停……這讓我更深體會到十多年前，史牧師返天家後，您第一次單獨來(Winnipeg)溫尼泊探我們，那天晚飯後，您和我一起漫步，沐浴在夕陽絢麗的光輝，在變幻無窮的彩霞的圍繞下，您吐露出最難過的是失去了能分享「看哪，多美！」，「看哪，多有趣！」，「看哪，多捧！」的伴侶。乾媽，我想我終於能完全了解您昔日的感受，願我能把今天的感慨變作感激，成為鼓舞我們繼續寫作的動力，去享受寫作之樂，把作品成為祭物獻給神，及引領別人靠近主。

您對我寫文章的囑咐我會謹記，「題材，時間，靈感，心情都是從神而來的……可以向神求……要把寫作放在優先的位置……。」我答應您會在這方面努力，不負您的祈望。親愛的乾媽，我知道我是您最疼愛的乾女兒，衷心謝謝您對我的愛！天家再見！

其真敬上

二零零四年三月廿七日

後記：四月一日是您的生日，我可再沒有為您挑選生日禮物的享受了！

無怨無悔

◎陳君蕎

她是一位作家，有四十餘本著作；是一位好講員，造就了許許多多的人；是一位心理輔導師，安慰和幫助了許多受傷的靈魂。此外，她還是一位音樂家，彈得一手好鋼琴，曾創立了檀香山聖樂團，並擔任指揮，直到去年病發時。說她是多才多藝，一點都不為過。然而，說她是滿有恩賜似乎更恰當，因為她這一切都是為主所用。她的每一恩賜都不是天生就有，全是努力學習，全心事奉，而神便多多加添。

去年五月，她的癌症復發，使她的肉體受盡痛苦煎熬，癌細胞蔓延侵蝕全身，甚至進入了骨髓，到後來她說聽見自己裏面骨頭折斷的聲音，我聽了真是又驚恐又不忍，我不斷求神別讓她再受苦了，雖然這些沒有超過她能承受的，我去夏威夷探望她時，她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躺下，每換一下姿勢就痛苦不堪，我看了眼淚都流下來，但是她仍說「我無怨無悔」。末期時，由於身體極度虛弱，每天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她仍然用她顫抖的手來繼續寫作，直到她離世前幾天才停筆，為主燒燼至最後一滴，為主發光到最後一刻。相信那天她見主時，主必稱她為忠心良善的僕人。

她的個性直爽，絕不苟同，可是又經常在眉宇中帶笑的說「豈有此理」，「氣死我了」。她是個感情細膩，平易近人的人，從未因她的名氣，忙碌的行程而拒人於外。三年前，她應心韻之邀來舊金山擔任音樂佈道會的講員，在我家住了幾天，回去後，常在電話中說：「我算算時間，你該去做……了。」有她走了，我心中好捨不得，她的聲音，常出現在我耳際，她的慈容，常浮現在我眼前；我願以她一生事主到底為榜樣，仿傚她——我的乾媽！